

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

Chinese Temples in Pandamaran New Village

刘崇汉*

(LIEW Kam Ba)

摘要

在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以下简称班村），华人神庙（即民间信仰场所）林立。神庙多是班村的特色之一。华人神庙研究是班村地方史书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班村华人神庙所供奉的神灵包括源自中国的神灵及本土神灵（拿督公和拿督娘娘）两大类。神庙即为民间信仰实践的场所，而民间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体系，在其看似分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秩序与规则。本文倾向于认为民间信仰兼具宗教性和民俗性，而其本质特征应是宗教性。本文通过班达马兰村40座华人神庙之资料调查，就神庙所供奉之神灵渊源及民间信仰性质，作出初步报告，以期增进各界对班村华人神庙及其民间信仰内容的了解。

关键词：新村、华人神庙、民间信仰、神灵

Abstract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temples found in Pandamaran New Village is a striking phenomenon. Chinese temples and folk beliefs ar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Pandamaran where research on Chinese temples becomes an innegligible part in the studies of this village. The deities worshipped comprise local and foreign i.e. those originated from China (male and female Datuk Keramat). Folk beliefs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is considered a part of Chinese religion. Based on the survey conducted on 40 Chinese temples, this paper will give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different deity worships and the nature of folk beliefs in Pandamaran New Village in order to enhanc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Keywords: New Village, Chinese temples, folk belief, deities

一、前言

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是成立于马来亚紧急法令实施时期（1948-1960年）的华人新村。¹1950年，住在武吉振江、直落、五支、六支、八支、九支、港口、瓜雪及瓜冷等

* 刘崇汉 马来西亚文史工作者。电邮地址：liewkamba@gmail.com

¹ 新村是当时英殖民政府强制华人垦耕者或住民迁入“变相集中营”之新的聚居地，以杜绝马来亚共产党成员获得接济。

偏僻郊区或森林边缘地带的华人被强迫迁来时，原地只有为数不多，从事种菜和养猪的华人。²

在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³林立，分布于村内第一至第四区。据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杨忠明主席告知，村内的华人神庙约有一百座（尚未包括巴生港口区的华人神庙在内）。⁴

班达马兰新村离开巴生港口仅一二公里，因此该村最早亦称港口新村。本文以该村40座华人神庙为考查对象（包括奉祀中国原乡神灵的神庙及奉祀本土神灵的神庙），就神庙之神灵渊源及民间信仰性质，作出初步报告，以期增进各界对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的了解。

二、华人神庙与神灵崇拜

班达马兰新村的华人神庙及信众所膜拜的神灵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本文中的“信仰”一词不同于政治上、社会理想意义上的“信仰”用语，主要是指对超自然的力量如鬼神、上帝以及其他超凡能力的崇拜。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是指“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日常信仰事象”。（刘道超 2009：256）学者赵世瑜认为，民间信仰是指普通百姓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它们往往设有组织、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 2002：13）

与制度化宗教不同，民间信仰有种种随时发生，关于巫术和鬼神灵验事迹的民间传说，所以民间信仰是世俗生活的产物，又与世俗生活密切混合，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倾向。（刘大可 2011：12）

被强迫迁移的华人来到班达马兰，初期的生活与生产条件都很恶劣，因此神灵信仰对迁民信众来说是重要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拜神就是他们取得生活指示的传统方式。华人的民间信仰历史久远，班达马兰新村村民的祖辈（大部分为闽南人）从中国南来巴生时，就把他们在祖籍地所崇奉的神祇带来，以寄托他们对乡土的思念，并祈求神祇继续庇佑他们工作与生活平安顺利。当他们“再移民”到班达马兰时，自然把已在膜拜的神祇带过来，并建立神庙来加以供奉。

班达马兰新村的华人神庙基本上是佛、道、儒及巫术神话等混合的膜拜场所（李桂奎 2003：191），既非佛寺，又非道观。膜拜方式表现为非佛非道或亦佛亦道，夹杂童乩通灵的祀神模式，因此有其一定的神秘性。

信众将“神”、“仙”、“鬼”统称为“神灵”。“神”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或潜在力量），它大多是由自然现象化生而来，人死后也可以成神，但需要特定的智慧或人格作为条件；“仙”大多指古代方士或道教认为的那些超凡脱俗、长生不老

² 班达马兰新村老居民叶文平口述访谈资料，2010年10月6日。

³ 马来西亚华人对民俗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神灵之供奉场所（制度化宗教之佛寺和道观除外），一般上通称华人神庙，包括庙、宫、坛、观等。刘崇汉编《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新纪元学院，2014，第1页。

⁴ 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杨忠明主席告知之数字，2017年9月9日。

的人，他们基本上由凡人修炼而成，动植物在一定情况下也可成仙；“鬼”则是人死后不灭的灵魂。（李桂奎 2003：8）谢正一副教授提出的神灵世界基本上可区分为天界、神明界与幽冥界，共同构成民间信仰中的“三界观念”。天界为天上众神所居；神明界即人间，亦有许多神灵居住以护佑众生；幽冥界为阴间或地府，为众鬼及管理鬼魂的冥王所居。（谢正一 2013：2）

神灵崇拜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论。源自中国的神灵可说是既多又杂，有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传统神话主角、山川风雨、动物植物等。他们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与人的最基本需求息息相连，一是有关生老病死和健康方面的福佑，如烧香叩头为生子、为平安、为治病、为免灾。另一种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善信所求之事，或风调雨顺，或六畜兴旺，或五谷丰登，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李桂奎 2003：188）

班达马兰新村华人信众除了继承原乡民间信仰传统，膜拜源自中国的神灵，也随着本土环境需要“创造”本土神灵，展现了神灵崇拜的变异情况。本文中所调查的40座神庙所供奉的神灵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即（一）源自中国祖籍地的神灵，其中包括全国性神灵（如关帝、佛祖、玉皇大帝、福德正神等），中国地方性神灵（如惠泽尊王、广泽尊王、王爷、田公元帅等），以及动物精灵（如白兔姑娘）；（二）本土神灵（如拿督公及拿督娘娘）。

信众对这些神灵，无论神灵或大或小，或高尚或卑微，或天上或地下，同样共同奉祀，并为神灵编制了一个颇为开放的谱系，在信众的信仰生活中，不仅可以不断增加新的神灵，而且分属不同宗教的神灵能够齐聚一堂，和谐共处（侯杰、王小蕾 2012：172）。班达马兰新村华人信众膜拜的神灵因此出现中国的传统神祇及本土拿督公（地头神）混杂膜拜的情况。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及神灵崇拜的另外两大主要特征便是信仰体系的多元开放性及传承与变异并存。

在马来西亚（包括班达马兰新村），除了制度化华人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的部分信众曾接受正式宗教教育外，大部分的华人民间信仰之信众未曾真正接受过系统性的宗教教义课程或严格的宗教信仰教育。他们大多通过亲友邻里口述，参与膜拜仪式及民间通俗读物等渠道来认识有关神灵和跟随信奉。信众俗信万物有灵，真心崇拜，以便趋利避祸，并实践善行。虽然如此，信众也很实际，并有一定的清醒判断力，除了拜神祈求保佑及获得心灵慰藉，也会在生病时去看医生。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可以并行不悖，信众的认知体系和行动策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40座华人神庙调查资料概述

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年初，本人到班达马兰新村的其中40座华人神庙进行资料调查工作，在此谨就神庙及主祀神灵、神庙共同点及神灵渊源作出概略性报告。

1. 神庙及主祀神灵

作为调查对象的40座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其膜拜对象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地方上的文化合理性（金泽、邱永辉 2012：171），包括源自中国的神像元素、拜

神信俗规制、文化传统内涵，以及地头神（拿督公）崇拜现象。40座神庙名称及主祀神灵等资料列表如下（参见表1）。

表1：班达马兰新村40座神庙及主祀神灵

序	庙名	成立年份	主祀神灵	拿督公	分香源头
1	梨山圣母宫	1960年代	仙法师公（太上老君）	√	汕头龙湖区
2	师公坛	1990年代	仙法师公（张天师）	√	
3	港口天缘道堂（真空教）	1932			
4	天恩道堂（真空教）	1932			
5	福德祠	1998	福德正神	√	太平大直弄
6	天福宫（港口）	1918	李府童子	√	
7	凤山寺	1982	广泽尊王	√	
8	天宝宫	1950	玄天上帝、铁府元帅	√	
9	宝圣宫	1982	玄天上帝	√	村内天宝宫
10	广福宫	1952	铁府元帅	√	
11	张公坛	1980年代	箫公圣君（法主公）	√	
12	天和宫	1981	张公圣君（法主公）	√	
13	天法宫	1997	章公圣君（法主公）	√	
14	福进宫	1952	张公圣君（法主公）	√	
15	顺天宫	1958	惠泽尊王	√	
16	莲花清人寺	1991	佛祖		
17	毓宝宫	1972	佛祖	√	槟州大山脚
18	清林寺	1962	佛祖	√	
19	东南宫	1979	佛祖	√	
20	莲安宫	1990	莲花三太子	√	
21	孙福宫	1967	齐天大圣、哪吒三太子	√	
22	毓寿宫	1950	齐天大圣	√	
23	灵宝宫	1966	田公元帅		
24	慈竹庙	1937	南海观音	√	
25	观水宫	1980年代	南海观音		
26	菩提林	1954	观音	√	
27	妈祖庙	1952	妈祖	√	
28	玉皇庙	1969	玉皇大帝	√	
29	关顺宫	1980	关圣帝君	√	
30	万寿宫	不详	大二爷伯（白无常及黑无常）	√	
31	月天宫	1969	白兔娘娘		
32	观天宫	1975	拿督公		
33	联福宫	1986	拿督公、拿督圣娘		

34	观灵宫	1994	拿督公		
35	观西宫	1950	拿督公		
36	泗灵宫	1982	拿督公		
37	观南宫	1912	拿督娘娘		
38	观合宫	1962	拿督公		
39	观福宫	1985	拿督公		
40	船头拿督公新宫	不详	拿督公		

2. 40座华人神庙的共同点

这40座华人神庙都具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功能，共同点是由理事会负责庙务，也通过掷筊方式选定年度之炉主和头家，管理上总体而言趋向规范，而大部分神庙有本身的乩童为信众提供问事服务。信众的日常膜拜、人神“沟通”及若干神诞活动多具有低层次、功利性、宗教信仰与迷信相揉杂等特征。神庙的活动虽分为宗教信仰及社会善行（如捐助贫老及学校）两大类，但主要以信仰活动为主。普遍上而言，拜神与行善并行不悖，构成了基本的神庙文化。

神庙中的神灵配置因庙而异，通常除主祀神灵外，副祀的神灵也很多。大部分信众只知“有拜有保庇”，他们对所膜拜的神灵之源流与信俗并不了解。乩童负责神灵降乩仪式，降乩的神灵有时并不是神庙的主祀神灵。神庙所发挥的功能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往往仪式规范大于信仰规范。至于提升信众的信仰文化内涵或精神建设往往是这些神庙缺乏关注的一环。

各神庙的理事与信众多有重叠现象，信众膜拜的神灵也很多元。多元的拜神对象并不是问题，神祇灵不灵才是信众关注的问题。信众群体中的成员包括劳工、知识分子及社区的男女老少，有很强的信众草根性特色。

40座华人神庙的建筑有大有小，有的简朴无华，有的富丽堂皇，但基本上由前庭（拜庭）、前殿、神殿及后厅所组成。规模较小的神庙建筑则只有前庭及神殿两部分。虽然班达马兰新村因为福建人（闽南人）居多而被称为“福建村”，但神庙的成员基本已跨越方言群或籍贯之局限，共同办好庙务，而大部分信众都通晓闽南话或华语。

神庙的各种软硬体建设都是神庙文化状态的重要指标。这40座华人神庙朝改善膜拜场所环境、规划仪式意义、注重信众精神建设，进而朝提升信仰文化内涵之路迈进的趋势（至少在一部分神庙或局部努力方面）是可以期待的。把神庙的神灵渊源故事讲清楚，就是加强神庙文化色彩的重要一步。

3. 神灵渊源

40座神庙之主祀神灵分为两大类，即源自中国原乡的神灵（见表1第1至31）及本土神灵（见表1第32至40）。

3.1 中国原乡神灵

（一）仙法师公

仙法师公源自中国汕头龙湖区，梨山圣母宫（表1神庙1）为分香庙，奉祀以太上老师为首之众位仙法师公。师公坛（表1神庙2）则奉祀以张天师为首之众位仙法师公。太上老君即死后成仙的老子，为道教三清尊神之一。道教尊崇老子为鼻祖，称作“太清道德天尊”。唐代皇帝为老子立庙及加封。实际上老子与道教无直接关系，但神话与传说把老子涂上越来越多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东汉末张道陵创立道教，把老子奉为“教主”及把《道德经》视为道教的经典。

张天师即张道陵（公元34-156），是东汉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的创立者，著作道书，传说后来成仙。天师道后来亦称道教正一派。他的第四代孙张盛从汉中（今属陕西）迁居江西龙虎山，世代相传，都以“天师”相称。仙法师公的主要职能在于驱邪、消灾及保平安。

（二）“空中大道”

“空中大道”不是神灵，而是民间宗教真空教所宣扬的教义。巴生港口天缘道堂（表1神庙3）及班达马兰新村之天恩道堂（表1神庙4）都是真空教道堂，有祖师（廖师聘），有经典，有经师，拜的是“空中大道”，修的是“先天一气”，以敬老尊贤，孝道为先，无拜偶像，无点香，无烧金银元宝，无斋戒，无出家，出入自由，并实行①以放花（人道杀生）代替劫数，挽回天心；②以清茶代替药物，戒毒治病；③以跪拜方式运动，康复身心；④以静坐空心化性，防老呆痴；⑤以经典超渡众生，渡人渡畜。

（三）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俗称“土地”，是华人极其普遍的地方保护神，闽南人俗称土地公，庙祀称福德正神，其职责为守土安民，也能使五谷丰收，镇压鬼怪，更能使人发财赚钱，所以在其他神庙中，也多奉祀福德正神作为副祀神灵之一。不少华人亦在家中供奉福德正神。

班达马兰新村福德祠（表1神庙5）之前身为附近的一个小神龛，由于位于政府地，无法扩建，因此理事会购买现址之地皮来兴建福德祠，虽无富丽堂皇的建筑气派，却是村内以福德正神为主神名义建庙的唯一神庙。

（四）李府童子

李府童子即哪吒三太子本尊，另一说法则认为是托塔天王李清府内随从。巴生港口天福宫（表1神庙6）奉祀李府童子已有百年历史。据说在一百多年前，地区上还很荒凉，常有疾病流传，于是地方乡贤到吡叻太平大直弄叩请李府童子的黑令旗降临村镇压境，后来香火日渐鼎盛，并由乡绅合资买下现址，于1918年建成新庙供奉李府童子至今。雪兰莪和吡叻两州的靠海地区多有李府童子的神庙。

（五）广泽尊王

广泽尊王生前名叫郭忠福，其灵异传说在南安县十一都郭山（亦郭凤山）传出后，乡人认为他非凡人而立庙祭祀。成神后，他被信众赋予地方保护神之职能，广受闽、浙、吴、粤等地信众供奉。北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朝廷敕封郭忠福为广泽尊王，闽南民间视尊王为神，也是佛，其生前孝行又与儒家传统结合，使尊王成为儒、释、道综合的代表。巴生闽南人先辈南来谋生，亦把广泽尊王信仰带来，并传播至各地（包括巴生）。

班达马兰凤山寺（表1神庙7）主祀广泽尊王。旧寺原本在巴生北区加埔路一支（1982-2002年），2002年迁至班达马兰新村第四区重建神庙。

（六）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是具有天神兼海神崇拜意涵的民间俗神，首先是传说中北极星的神格化，体现了星辰崇拜中德性、正义、光明的象征；又传说在海上作乱的龟神及蛇神被玄天上帝制服后成为其部将，故神庙中的玄天上帝神像为披散头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之形象。在闽粤地区及海外华人移居地，玄天上帝成为航海者保护神和降妖镇邪的神灵，也受到班达马兰新村信众的崇拜。

位于班达马兰新村第一区的天宝宫（表1神庙8）主祀玄天上帝。该宫于1950年从武吉振江迁来班达马兰时即安奉玄天上帝。另一座神庙宝圣宫（表1神庙9）亦以玄天上帝为主祀神灵。

（七）铁府元帅

据说铁府元帅是玄天上帝任命之36位星宿神祇之一，该元帅信仰传自福建漳州，最初被供奉在嘉里岛（地名，非海岛）之顺天宫内，离巴生约20余公里。后来元帅爷分灵也在班达马兰新村天宝宫内被信众奉祀。1952年，法力强大的铁府元帅从天宝宫被信众请出来，成功驱除新村后尾芭发生之猪瘟。为答谢神恩，后尾芭的村民信众求得铁府元帅分灵，供奉于该区之广福宫（表1神庙10）内。

（八）法主公

法主公又名张公圣君，相传是永春人的守护神，生前为道教闾山派道士，明正德皇帝敕封“法主”神号。相传法主公为兄弟三人（即张慈观、萧明及章敏），法力高强。南宋乾道四年（1168），张慈观在德化蕉溪石鼓岩炼性，遥见石牛山顶妖魔作祟，遂驾云以往，与群魔斗，被扣于石壶洞，洞口用柴火粗糠燎烧七昼夜，致法师发散脸黑。法师念咒示知萧明、章敏二道师前去助战。萧道师发力搥撞洞门，用力过猛，不仅撞碎石门，也碰坏师兄额头，羞愧脸红。章道师见鬼怪逞凶，师弟散发破额，气得脸色发青，遂有黑脸、红脸、青脸法主公之形象。三法师伏妖后，相约以石牛山为身后福地。后人为缅怀三位圣君的恩泽，塑造张、萧、章公圣君金身，同祀于石壶洞，香火日盛，福建各地都有法主公祖殿之分香。巴生华人先辈南来巴生谋生，也带来了法主公信仰，张公坛（表1神庙11）就是供奉法主公的其中一座神坛。

法主公被视为法力高强，降妖驱鬼，造福众生之神。巴生的闽南人之中有三分之一是永春人，估计班达马兰新村亦有不少永春人。永春人一般上把法主公视为家乡神祇。除了张公坛，班达马兰新村村内之天和宫（表1神庙12）、天法宫（表1神庙13）及福进宫（表1神庙14）都是奉祀法主公的神庙。

（九）惠泽尊王

惠泽尊王乃叶氏裔孙及信众所推崇的叶圣王，是福建著名的地方保护神，与福建的凤山寺郭圣王齐名于世。惠泽尊王信仰随着华人先辈南来时传到巴生等各地方。叶圣王名森，生于1189年，生而颖异，少而豪杰，孝亲敬老，咸皆敬之。圣王能知吉凶祸福，20岁那年，他预知尘缘已尽，一天清晨，沐浴更衣后便坐化升天，死后威灵迭现，屡著灵异。南宋皇帝感激圣王护国裨民功德，敕封为惠泽尊王。族人立庙祀之，祖庙建于南安市凌云山，称云山寺，为道教文化传承基地之一。惠泽尊王也被南安叶姓族裔称为“祖伯公”。

班达马兰新村内主祀惠泽尊王的神庙是位于第四区的顺天宫（表1神庙15）。

（十）佛祖

佛祖即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原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因有感于人生的种种痛苦，毅然放弃享乐，去求证解脱苦难之道，29岁出家，历尽千辛万苦，经过6年苦行，仍未悟得解脱之法。后来，他在一棵菩提树下经过49天的入定悟证，豁然大悟。释迦牟尼悟道后，即向大众宣说自己证悟的真理及成立僧团，建立佛教组织。自成佛至其灭寂的45年中，释迦牟尼渡化众生。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汉化，形成了具有华人特色的宗教体系。释迦牟尼是圣人，也是神化之后的佛，即传说中菩萨托生以挽救众生，使广大信众得以从苦难中解脱的佛，以及佛教最高神。

他成道后被佛教界尊称为“佛陀”、“世尊”等。佛教以其四谛、八正道基本教义、众生平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思想对华人社会产生极大之影响。因此有很多华人信众选择信佛。一般信众不会去区分制度化之佛教或民间宗教之佛教。班达马兰新村中主祀佛祖的神庙均属于民间宗教之佛教的膜拜场所，包括莲花清人寺（表1神庙16）、瓢宝宫（表1神庙17）、清林寺（表1神庙18）及东南宫（表1神庙19）。

（十一）哪吒（莲花三太子）

根据传说，哪吒本是玉帝驾前大罗仙，因世间多魔王，玉帝命其下凡，投胎于唐将李靖夫人。哪吒生五日，杀九龙并老龙，误杀石矶娘娘儿子复杀死石矶娘娘。李靖怒责，导致哪吒割肉削骨还父，与父断绝关系。哪吒魂游佛祖前，佛祖折荷菱为骨，藕为肉，丝为筋，叶为衣而生之，并授以密法。哪吒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获玉帝封为三十六天将第一总领使，永镇天门。在民间，哪吒是武艺高强，法力广大的神明和专门降伏妖魔鬼怪的吉神，深受广大信众崇拜，是闽南民间信仰中香火最旺的神祇之一。

天上神兵分为东南西北中五营，哪吒为中营元帅，故闽南庙宇一般均奉哪吒为中坛元帅，民间也成立专庙奉祀哪吒。哪吒原为佛教神明，但又成为道教之神，反映了民间佛道二教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之现象。班达马兰新村居民大部分为闽南人，信众设立主祀哪吒的神庙不足为奇，例如莲安宫（表1神庙20）及孙福宫（表1神庙21）。

（十二）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是民众心目中驱邪除妖，佑护平安的神，又是佛道诸神之一员，极受信众崇敬，在各地立庙来供奉大圣爷（一般上以道教神祇之形象出现）。在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及文学作品之中，大圣爷的形象非常突出，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护送唐僧西天取经、降魔伏妖过程中表现出机智、坚韧、倔强、谐谑的性格，其正义形象及为民除害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班达马兰新村华人信众立庙奉祀大圣爷，是民间信仰的具体表现，例如孙福宫（表1神庙21）及毓寿宫（表1神庙22）。

（十三）田公元帅

据说田公元帅是白鹤化身，生前文武双全，曾考中探花，18岁时升化为仙，受玉皇大帝敕封三太子，可自由出入金銮殿。他手上的罗帕威力强大，只要轻轻一扫，就能扫去一切妖魔鬼怪。

田公元帅的香火是华人先辈从中国福州带到马来西亚的槟州，历史已近百年。因移奉田公元帅的人辞世，以致无人继续奉祀神灵。大约在1965年，有位叫杨亚瑛的老师，突然扶乩传达神灵指示，嘱咐信众专程到槟州大山脚。到了一处胶林地，信众果真在一间屋内发现田公元帅金身。金身被请到巴生后，先在班达马兰新村灵宝宫（表1神庙23）主持人邱春德住家安奉，直到1966年才移入现在的灵宝宫内。

（十四）观音

观音即观世音，又称“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在华人心目中，观音的“被敬仰度”极高，甚至远在佛祖释迦牟尼之上。世人凡遇到灾难时，只要诚心称呼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音就会即时观察到你的苦难，以大无畏的精神，用适当的化身，救你脱离苦难。因此，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含义就是大慈大悲，循声救苦，无处不现身，法力无边。观音造像有两个较普遍的法相，一是持盛满甘露的净瓶和柳枝，象征观音向人间遍洒甘露以救苦救难。二是有童女童男侍候两旁。此外，尚有千手千眼观音及观音踏金鳌在南海的法相。

根据佛教故事，观音来到粤海之滨，见这里蛮夷交杂，尘劫也较为深重，并见海中出现一只危害渔民及船上民众之金鳌怪物。观音化身渔民收服金鳌，度它到南海修行。菩萨收服金鳌，向民众作别说：“我已收服怪物，你们可以重返家园，安居乐业，我要前去南海。传语世人，要大众多行善事，少种恶因，虔诚信佛，自有你们的好处。”民众感激菩萨的大恩，建造了一座观音禅院，塑起菩萨踏金鳌的法相，供信众奉祀。马来西亚各籍贯华人（包括班达马兰新村福建人）先辈带来的中国家乡神祇

之中，观音（包括南海观音法像）是广受供奉的菩萨。观音信仰已成为华人面对艰苦环境的一种精神或心灵支柱。

班达马兰新村慈竹庙（表1神庙24）、观水宫（表1神庙25）及菩提林（表1神庙26）都是主祀观音的神庙。

（十五）妈祖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华人公认的海上女神，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及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船舶启航前要先祭拜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妈祖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她姓林名默，莆田湄州屿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公元960年；始生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名默。幼聪慧，窥井，神授符篆，遂通灵变化，能言人祸福。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公元897年九月九日卒，年28岁。元史祭祀志称她为南海女神，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不仅是莆人奉祀她，闽广江浙各省都有她的祠庙，其封赠之多，庙食之盛，远在一般神佛之上。这种现象可能是和时代背景有关，因为自宋以来，泉州和福州一直成为中国航海的起点。闽粤人民纷纷到海外谋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很简陋，随时会发生覆舟的危险，妈祖无形中便被这些航海者奉祀为守护神，大家竞相膜拜。

班达马兰新村奥河附近的渔民崇拜妈祖，并建立妈祖庙（表1神庙27）来奉祀妈祖。虽然后来信众们的职业已趋向多元化，打渔者人数已很少，但他们仍笃信妈祖。

（十六）玉皇大帝

道教认为玉皇为众神之王，在道教神阶中修为不是最高，但神权最大。玉皇大帝居住在玉清宫，除统领天、地、人三界神灵之外，还管理宇宙万物的兴隆衰败、吉凶祸福。玉皇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而班达马兰新村玉皇庙（表1神庙28）因此亦取名“昊天金阙玉皇庙”。

（十七）关圣帝君

关圣帝君即关羽。关羽是后汉三国时代人，与刘备和张飞成为结义兄弟，同心同德，救国扶危，下安百姓。刘备建立蜀国时，关羽更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首。关羽字云长，后人都称他关公。他长得魁伟英武，面如重枣，身高九尺，髯长二尺，威风凛凛，手握82斤重之青龙偃月刀，武艺高超。历史上的关羽是凡人，不是神。他的“忠”和“义”，备受后人敬仰。后人因崇拜而说他变成了神，并建庙祭祀。从隋代开始，统治阶级的推崇和加封也神化了关羽。明万历年间，关羽被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到了清代，关羽又有了协天大帝及关圣帝君之称号。封建统治者把他塑造成维护封建正统的忠义化身，来宣扬纲常伦理，忠孝节义，以利于对百姓之统治。无论如何，关羽人格特征中的忠诚、刚直、正义、廉洁、躬身力行等精神已与百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三教更尊关羽为神。在信众心目中，关帝是万能之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

法力。民间在难关困境中，需要从关公崇拜中吸取精神力量，需要那种义薄云天、惩恶扬善、同患难共荣华的关公文化来滋润心灵，从而产生一股社群凝聚力。

班达马兰新村关顺宫（表1神庙29）正是主祀关圣帝君的神庙。

（十八）大二爷伯

大二爷伯即大爷伯白无常及二爷伯黑无常。大二爷伯信仰源自安溪及永春民间对冥神及鬼卒之膜拜。黑白无常的形象在旧时的庙观和《玉历宝钞》上可见到其尊容。黑无常，一身黑衣帽，帽有一米多高，两鬓乱发垂肩，伸出长舌，一脸凶相。白无常，白衣白高帽，乱发下垂，两眉呈八字下撇，粉面朱唇，经常笑口咧开，分不清是哭还是笑。两鬼卒的高帽上一个写着“天下太平”，另一个写着“一见生财”，其实是见了就要死人！白无常两手持破伞和扇子，黑无常持拘魂令牌及锁链。

民间华人相信人死时，阎罗王派去勾摄人魂魄的“勾魂鬼”就是黑白无常，也包括牛头马面。徐李颖博士在其研究新加坡城隍信仰之报告中指出，华人对地狱之神（和鬼）格外敬畏，但与高高在上的冥府主宰相比较，人们更愿意亲近地府里的差官大二爷伯，并膜拜大二爷伯。膜拜者相信乩童降神救世济病，而大二爷伯又是乩童最常降神的“小神”。乩童说大二爷伯最容易降身，因为他们不像“大神”那么忙。

班达马兰新村万寿宫（表1神庙30）主祀大二爷伯，信众膜拜大二爷伯主要为了摆脱晦气，祈求平安。

（十九）白兔娘娘

白兔娘娘属于精灵类神祇。华人崇拜精灵的传统由来已久，包括动物崇拜。动物崇拜是普通民众对某些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动物所进行的顶礼膜拜。相信动物、植物亦有神之观念在中国民间信仰历史中占有独特位置。兔神是民众虔诚祭拜的主要动物神灵之一，被赋予一定的人格属性，（侯杰、王小蕾 2012：29-30）成了为信众趋吉避凶，贴近社民生活与心理需求的民间神祇。

班达马兰新村月天宫（表1神庙31）以白兔娘娘为主祀神灵，在华人神庙之中可说是少之又少的神庙。

3.2 本土神灵

本土神灵即“拿督”神灵，包括拿督公及拿督娘娘，原是早期马来民族所膜拜的一种“圣地之神”（Datuk Keramat），Keramat一词有“圣者”或“圣迹”之含义。伊斯兰教成为马来族的唯一宗教后，拿督信仰已成为华人再创造的民间信仰。“拿督”神灵可说是当境地祇和人鬼的混合体（包括开拓本土或对当地有贡献的各族人物）。华人向来重视土地神，崇祀“拿督”就是土地神信仰之延续（包括作为“番土地神”），于是华人塑造了“拿督公”及“拿督娘娘”神像供信众膜拜，以祈求出入平安，工作顺利和生意兴隆。

在雪兰莪州（包括班达马兰新村），拿督信仰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19世纪中期雪州第四任苏丹阿都沙末与华人锡矿经济发展之渊源匪浅。苏丹待华人友善，欢迎华人

采锡，深受华人尊敬，苏丹及其皇族成员与部分将士逝世后则被华人信众供奉为来自蛤山（老皇城）的拿督公神灵。班达马兰新村观天宮（表1神庙32），所供奉之拿督公之发源地“螯穴”就与蛤山有关，而观西宮（表1神庙35）供奉之拿督公之一就是蛤山老皇本尊。供奉拿督娘娘的神庙有观南宮（表1神庙37），供奉拿督公及拿督圣娘的神庙有联福庙（表1神庙33），而观天宮（表1神庙32）、观灵宮（表1神庙34）、观西宮（表1神庙35）、泗灵宮（表1神庙36）、观合宮（表1神庙38）、观福宮（表1神庙39）及船头拿督公新宮（表1神庙40）则主要供奉拿督公。

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调查计划只涉及40座华人神庙（包括31座主祀中国原乡神灵的神庙及9座主祀本土神灵的神庙），这数目虽然尚不到该村神庙总数之半，但已足以说明民间信仰体系的多元性及崇拜对象的广泛性，其中有儒道释之融合（例如真空教），也有带有神秘色彩的仙法师公信仰和本土神祇信仰，而源自闽南的地方性神祇可说是最为普遍。副祀的神祇更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与闽南人在信仰方面不分彼此你我，只要能起着庇佑功效，则来者不拒之信仰目的实用性息息相关。调查也发现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神庙是拿督公庙，而大部分神庙都有祭拜拿督公，可见拿督公的信仰在闽南人社会的深入民心 and 广泛影响。（刘崇汉，2014）

除了5座神庙（表1神庙3、4、6、24、37）成立于新村建立之前，大部分神庙是在新村建立后的各个时段成立的（即1950年代至1990年代），说明了信众及一般村民面对日常生活，各种困难和死亡等问题时，需要更多宗教信仰的抚慰，从而与那些他们视为真实的信仰对象建立关系。（金泽、邱永辉 2012：177）

四、结语

本文所介绍的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主要属于民间信仰范畴（即使有几座神庙具备民间宗教⁵之部分特征）。民间信仰文化是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道德规则的基石，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泽、邱永辉 2012：171）

作为华人信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其神灵崇拜、祭祀仪式、禁忌等信众精神需求与社会整合的表达，被认同为社群自身的文化遗产，激发了当地民众参加信仰活动的热情，同时也使一部分民间信仰得以在历史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上，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金泽、邱永辉 2012：171）

信众的宗教性就是通过广为弥漫的民间信仰得以满足，民间信仰以非制度性宗教的方式恰适地安顿了在机会与不安、希望与焦虑并存中生活的人们，对天、缘分、命运、悟、报应、阴阳、道等成为人们对现实问题解说的普遍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让人不要做坏事，避免报应等等，成为民众寻求关乎个体生命价值的资源。（范丽珠 2012：175）

⁵ 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承认的佛教、道教有一定的联系。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3页。

民间信仰的实践与信仰价值体系不仅在历史上塑造了华人和华人文化，而且在现代社会仍然作为弥足珍贵的社会资本发生着作用。（金泽、邱永辉 2012：186）民间信仰价值体系具有崇仁尚善济世养民的情怀，如推崇仁爱、贵生、行善、勤俭、助人、诚信、利他等思想，而且特别强调万物有灵、敬天法祖、和谐共生等传统文化观念。这些思想和道德主张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张祝平 2014：89）班达马兰新村的神庙文化即建基于历史悠久的民间信仰价值体系，而民间信仰之生命力是与华人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社会结构就是乡村本身，建基于家庭、宗族、社区里的地方领袖和社区的庙宇。（金泽、邱永辉 2012：181）

华人神庙见证了班达马兰新村从成立至今的各时期历史，它不单是民间信仰的载体，和所处的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反映社区的社会、文化和社群发展的一定状况。总体而言，班达马兰新村华人神庙所奉祀的神灵既有传承（奉祀中国原乡神灵），又有变异（奉祀华人土地公福德正神，又奉祀地头神拿督公），更显示了神灵祭拜的融合性（本土神灵与中国原乡神灵同祀）与特殊性（雪兰莪州蛤山拿督公源流）。

班达马兰新村的华人神庙已突破信众之血缘、地缘及业缘边界，在宗教和社会福利（如救灾、济贫及捐助教育）实践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之社会网络与交流平台之作用。

参考文献

- 范丽珠，2012，〈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61-191。
- 侯杰、王小蕾，2012，《民间信仰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桂奎，2003，《人神之间》，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
- 刘崇汉编，2014，《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加影：新纪元学院。
- 刘大可，2011，《传统与变迁：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道超，2009，《信仰与秩序》，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谢正一，2013，〈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研究〉，吉隆坡：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化学术会议。
- 张祝平，2014，《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世瑜，2002，《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47。